南華眞經注疏卷第六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己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疏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滯之人未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尚其行離世異俗卓爾不群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有才而不遇誹無道而荒淫亢志林籟之中削迹岩崖之下斯乃隱處山谷之士非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則申狄卞隨之類蓋是

一曲之士何足以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止於此矣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疏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爲修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斯乃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遊行而議論或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所好良非道士之所先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疏建海內之功績立今古之鴻名致君臣之盛禮主上下之大義寧安社稷緝熙常道既而尊君主而服遐荒强本邦而兼并敵國豈非朝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即皐陶伊尹呂望之徒是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无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疏栖隱山藪放曠皐澤閒居而事綸釣避世而處無爲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斯乃從容閑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閱休之類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疏

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尚不同各滯一方未爲通美自不刻意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修无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

所謂自然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有之而有也

疏 夫玄通合變之士冥真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弥高無仁義而恒自修習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閑不導引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也

澹然无極

迹冥符於五行是以澹然虛曠而其道無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己也

而衆美從之

若厲己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

疏 心不滯於一方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爲道聖人以無爲爲而成德故老經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疏 恬惔寂漠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爲是寂用之智天地以此法爲平均之源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无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非夫寂漠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疏 恬惔寂漠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爲是道德以此法爲質實之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阻險之變常平夷而無難（疏）休心於恬惔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則履艱難而簡易涉危險而平夷也**平易則恬惔矣**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抑乃平易而恬惔矣是知平易恬惔交相成也（疏）豈唯休心恬惔故平易抑平易恬惔交相成也**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泯然與正理俱往（疏）心既恬惔迹又平易唯心與迹一種無爲故憂患累不能入其靈臺邪氣妖氛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疏）夫恬惔無爲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圓全形德既安則精神無損虧矣**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疏）聖人體勞息之不一達去來之爲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變化任鑪冶之陶鑄無纖介於胸中也**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疏）凝神靜慮與大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與陽氣同其波瀾動靜順時無心者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疏）夫善爲福先惡爲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應豈爲先始者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疏）迫至也逼也動應也和而不唱赴機而應**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疏）已止也機感通至事不得止而後起應非預謀**去知與故**

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疏循順也內去心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無爲順自然之妙理也故無天災災生於違天疏合天故無災也無物累累生於逆物疏順物故無累也無人非與人同者衆必是焉疏同人故無非也无鬼責同於自得故無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汎然無所惜也疏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如浮漚之變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曾無繫戀也不思慮什之天理疏心若死灰絕於緣念不豫謀理至而應疏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終不預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光矣而不燿用天下之自光非吾燿也疏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韜光晦迹故不炫燿於物也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疏逗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必無差忒機來方應不預期也其寢不夢其覺无憂疏契真故凝寂而不夢累盡故常適而無憂也其神純粹一無所欲疏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真合道故其心神純粹而無間雜也其魂不罷有欲乃疲疏恬惔無爲心神閑逸故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虛无恬惔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其恬惔之德也疏歎此虛無與天地合其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疏違心則悲順意則樂不達違從是德之邪妄喜怒者道之過疏稱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不忘是道之罪過好惡者

德之失疏無好爲好無惡爲惡此之忘心是德之憊咎也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縈疏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惔虛夷至德之人也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抱不可變也疏眞一之立道混囂塵而不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疏忤逆也大順群生無所乖逆自非虛豁之極其孰能然也不與物交惔之至也物自來耳至惔者無交物之情疏守分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待恬惔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疏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順蒼生至論忤之與逆厥理不殊顯虛粹兩

義故再言耳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疏夫形體精神稟之有限而役用無涯必之死地故分外勞形不知休息則困弊斯生精神逐物而不知止必當勞損損則精氣枯竭矣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疏象者法効也言水性清平善鑑於物若混而雜之擁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能連漪流注亦不能鑒照於物也唯當不動不閉則清而且平洞照無私爲物準的者天德之象也以況聖人心靈皎絜鑑照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

至當之事也 疏 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凝湛此覆釋前其神純粹也 靜一而不變 常在當上住 疏 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靜一此重釋一而不變 惔而無爲 與會俱而已矣 疏 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惔與物交接亦不廢無爲此釋前恬惔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 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疏 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天道之運行無心而生萬物 此養神之道也 疏 總結以前是治身之術養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況敢輕用其神乎 疏 干溪名也越山名也干溪越山俱出良劒也又云干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劒因以爲名也夫有此干越之寶劒柙

中而藏之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而重之遂至於此而況寶愛精神者乎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 疏 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既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逮於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 化育萬物不可爲象 所育無方 疏 化導蒼生含育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 其名爲同帝 同天帝之不爲 疏 帝審也總結以前名爲審實之道也亦言同天帝之不爲也已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常以純素

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疏純精素質之道唯在守神守神而不喪則精神凝靜既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真也疏倫理也既與神爲一則精智無礙故冥乎自然之理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疏莊生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汎舉大綱略爲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徒是也貞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復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故素也

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疏夫混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囂塵之內而其神不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籟之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疏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真道也故可謂之得真道之人也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郭象注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

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疏 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本也言人稟性自然各守生分變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偽法治於眞性矜而矯之已困弊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弥得而性弥失學逾近而道逾遠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 疏 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言人所以心靈闇亂者爲貪欲於塵俗故也今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本亦有作滑欲於欲者也 **謂之蔽蒙之民** 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疏 蔽塞也蒙闇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以思慮求明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闇之人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疏 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以恬靜之法養眞實之知使不蕩於外也 **知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疏 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爲也任知而往無用遣爲斯則無知而知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爲而未嘗爲亦未嘗不爲仍以此眞知養於恬靜若不如是何以恬乎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眞知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佗哉 疏 不有眞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

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所以獲眞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佗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爲義理通於物故以大道爲名也

德無不容仁也

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

疏 玄德深遠無不包容慈愛宏博仁迹斯見

道無不理義也

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

疏 夫道能通物物各當理理既宜矣義功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義理明顯情變於中既愈疏

疏 不矜矯故物來親附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

疏 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境而恬歸於眞情所造和適故謂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疏 夫信行顯著容儀軌物而不乖於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疏 夫不能虛心以應物而執迹以馭世者則必滯於華藻之禮而溺於荒淫之樂也是以芻狗再陳而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疏 蒙暗也冒亂道之聖人也言人必己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

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

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疏謂三皇之前亞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茫昧之中而與時世爲一冥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寞無爲之道也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疏當是混沌之時淳朴之世舉世恬惔體合無爲遂使陰昇陽降二氣和而靜泰鬼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既無災眚萬物不傷群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爲故無用之也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一也疏均彼此於無爲

混是非於恬惔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爲而自爲無爲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懷無爲之德物含自然之道焉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疏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群及至燧人始變生爲熟伏羲則服牛乘馬創立庖厨畫八卦以制文字放蜘蛛而造密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焉澆淳朴之心散無爲之道德衰而始爲天下此之謂乎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疏

夫德化更衰爲獘增甚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祅氣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問罪苟且欲安於天下末能大順於群生者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疏 夫唐堯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興治行化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百姓因此而澆訛五行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派迄至于茲豈非毀淳素以作澆訛散朴質以爲華僞

離道以善

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疏 夫虛通之道善惡兩忘今乃捨己効人矜名企善善既乖於理所以稱離也

險德以行

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疏 險危阻也不能纏性任眞晦其蹤跡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寔由外行聲名浮僞故令內德危險何清夷之有哉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疏 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

心與心識

彼我之心競爲先識無復任性也

疏 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臧否競爲前識者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疏 夫心攀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六合爲之烟塵八荒爲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三光所以彗悖斯乃禍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疏 前後使心運知不足以定天下故後依附文書以匡

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爲之美也

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初謂性命之本 疏 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沒溺於心靈於是蠢民成亂始矣欲反其恬惔之情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過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疏 喪廢也由是事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澆浮廢弃無爲之道亦由無爲之道廢變淳和之世是知世之與道交相喪之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疏 故懷道聖人高蹈塵俗未肯興弘以馭世而澆偽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

道無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 疏 澆季之時不能用道無爲之道不復行世假使體道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群生無人知者韜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何異山林矣

隱故不自隱

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疏 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豈是韜光自隱其德耶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

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祇所以交喪也（疏）謬僞妄也非伏匿其身而不見雖見而不亂群非閉其言而不出雖出而不忤物非藏其知而不發雖發而不眩曜但時逢謬妄命遇迍邅故隨世汚隆全身遠害也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疏）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德弘化大行天下既而人人反一物物歸根彼我冥符故無眹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疏）時遭無道命值荒淫德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既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化處常而待終年豈有窮通休戚於其間哉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疏）在窮塞而常樂處危險而安寧任時世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眞知而已（疏）古人輕辯重訥賤言貴行是以古人之行任其身者必不用浮華之言辯飾分別之小智也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疏）窮者困累之謂也不縱知毒害以困苦蒼生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德而已（疏）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也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

又何爲哉危然獨正之貌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傷寂恬反自然之性率性而動復何爲之哉言其無爲也道固不小行遊於坦塗疏大道廣蕩無不範圍小成隱道固不小行矣德固不小識塊然大通疏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留意是非而爲識鑒也小識傷德小行傷道疏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盛德小學小行傷毀虛通之大道也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疏夫己身履於正道則所作皆虛通也既而無順無逆忘哀忘樂所造皆適斯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志性得焉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

冕之內而足疏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淳朴體道無爲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己足矣豈待加之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疏今世之人澆浮者衆貪美榮位待此適心是以戴冕乘軒用爲得志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疏儻者意外忽來者耳軒冕榮華身外之物物之儻來非我性命暫寄而已豈可久長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疏時屬儻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遭寄去澹爾而捨榮華既無心於扞禦豈有情於留恡也故不爲軒冕

肆志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不爲窮約趨俗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疏肆申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榮枯之非己假使軒冕當塗亦未足申其志氣或儉約以窮窘豈趨競於囂俗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冕窮約俱是儻來既樂彼軒冕亦須喜茲窮約二俱是寄所以相同也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疏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排去化所以無憂者也今寄去則不樂由之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疏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悒然不樂豈知彼此事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甚倒置也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己徇物非喪如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眞背道寔此之由其所安置足爲顛倒也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郭象注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言其廣也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涘岸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炁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九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濶洲渚迢遙遂使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馬也於

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懽喜謂天下榮華盛美盡在己身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沿流東行至于大海聊復顧眄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爲無如己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

里之談未爲通論耳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間）（疏）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刪定六經爲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爲輕仲尼之聞爲寡即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向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爲拘於墟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爲冰雨凝成霰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不信者爲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爲大其義亦然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涯涘之表適逢海若仍於瀚海之中詳觀大壑之無窮方鄙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疏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闕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爲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爲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爲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而吾未嘗以此

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奇豈達乎莊生之旨哉疏存在也奚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炁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炁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爲譬猶小木小石之在太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罅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疏罅空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少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

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跂疏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體曾何足以介懷也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疏伯夷讓名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爲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并釋前事少仲尼聞輕猶夷之義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疏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舉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己所知詣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爲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爲小吾可小於毫末未濟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己解心詢其可不也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窮物物各有量

疏既領所疑答曰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別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率其所知揔以爲定

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疏新新不住分无常得與失皆分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終始无故日新也疏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疏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視於遠理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疏天地雖大當離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不多則無夸不寡則息企也知量無窮攪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疏以大各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各稱其情升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

物量無窮也證鄉今故鄉明也今故猶古今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鄉明也既知小大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也故遙而不悶遙長也掇而不跂掇猶短也疏遙長也掇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猒生而悒悶稟齡夭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吾知時无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爲跂也疏此結前時無止義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疏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視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爲欣偶爾而失命也不足爲戚也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

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疏此結前分無常義也明乎坦塗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疏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也不以死爲死不以生爲生死生無隔故明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爲欣悅其死也不足以爲禍敗達死生之不二何憂樂之可論乎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疏此結前終始無故義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疏强知者乖眞不知者會道以此計之當故不如也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

疏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憎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求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物而不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弃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疏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適

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則逍遙一也故毫末雖小性足可以稱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視之至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獨理窮於天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疏 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廣大者不可圍繞未知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疏 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圍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

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殼也故異便

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疏 精微小也埒殼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中天機自張各有便宜也

此勢之有也

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疏 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知此勢未超於有之也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疏 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域而未能超於言象之表也

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疏 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以名數分別亦不可以數量窮盡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 夫可以言辯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粗之閒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疏 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不多仁恩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 慈澤類乎春陽而不多偏行恩惠也 動不爲利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疏 應機而動不域心以利物 不賤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疏 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門僕隸不以爲賤也 貨財弗爭各使分定 疏 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於彼貨財曾無爭競也 不多辭讓適中而已 疏 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終不矯情飾辭多讓 事焉不借人各使自任 疏 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假借於人分外求務 不多食乎力足而已 疏 食於分內充足而已不多貪求疲勞心力 不賤貪汚理自無欲 疏 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關苟貴清廉賤於貪汚 行殊乎俗己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 和光

同塵無可不可而在染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也疏不染故行殊乎俗也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大順群生故曾無乖異也爲在從衆從衆之所爲也疏至人無心未曾專己故九厥施爲務在從衆也不賤佞諂自然正直疏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正直也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外事不接於心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爲榮刑戮黜落世以爲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達通塞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故玄同也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爲定分互爲大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即天地毫末之謂乎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疏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功名之可聞寓諸佗人故稱聞曰至德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德大人無己任物而已疏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己也約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爲然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德之至者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疏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謂物

性分之內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爲在物性之中爲在性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

各自足也 疏 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麤事而以麤視妙故有大小以妙觀麤故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疏 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賤佗佗亦自貴而賤彼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斯所謂倒置也 疏 夫榮華戮恥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戚是以寄來爲貴得之所以爲寵寄去爲賤失之所以爲辱斯乃寵辱由乎外物豈貴賤在乎己哉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

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疏 差別也夫以自足爲大則毫末之與丘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爲小則天地之與稊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爲大則萬物莫不大矣因天地以爲小則萬物莫不小矣故雖千差萬際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無之則萬物

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疏 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藏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稟定分豈眼爲耳視而脚爲手行哉相爲之功於斯滅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爲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爲之否塞而所司

各用無心相爲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殽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矣

疏 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

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夫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爲爲是有欲爲非桀以無爲爲非有欲爲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疏 夫帝王異代爭讓異時既而堯知天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厤祚將改又讓於禹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壻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興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陳跡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跡則爭

讓之跡也尋其跡者失其所以跡矣故絕滅也

疏 殷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跡不可執留也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疎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大傳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頻請不允遂起兵反楚遣葉公子高伐而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疏 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則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是非之行亦用捨何定

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之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疏 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窒塞也言梁棟大可用作攻擊城隍不可用塞於鼠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疏 騏驥驊騮並古之良馬也捕捉也狸狌野猫也夫良馬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捉小鼠不及狸狌是伎藝不同不可一槩而取者也 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疏 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疏 鴟鴞也亦名隻狐是土梟之類也晝則眼闇夜則目明故夜能撮

捉蚤蝨密視秋毫之末晝出瞋張其目不見丘山之形是知物性不同豈直鴟鴞而已故隨其性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无亂乎是末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疏 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其域心妄爲偏執將已爲是不知他以爲非將我爲治不知物以爲亂故師心爲是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爲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源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闇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是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及於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爲誣罔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興兵簒弑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泯俗未歸逆於人事是以之噲慕堯舜以絕嗣白公効湯武以滅身

如此之流謂之簒奪也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疏夫干戈揖讓事跡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興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爲義也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跡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默默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爲臧否故汝於何推逐而知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疏奈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旨歸故更請決疑遲聞解釋

我欲處涉人世攝衛修道於何事而可爲乎於何事而不可爲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衆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疏 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虛通之理照之則貴者反賤而賤者復貴故謂之反衍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疏 而汝也夫修道之人應須放任而汝乃拘執心志矜而持■之故與虛通之理蹇而不夷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疏 謝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爲少故施用代謝無常定也

无一而行與道參差

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 疏 夫代謝施

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齊物若執一爲行則與理不冥者也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

公當體道之士望之儼然群彼萬國宗仰一君亭毒黎元必無私德也而已 疏 端拱萬乘楷模於物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天下之所同求 疏 繇繇賒長之貌也若衆人之祭社稷而社稷無私福於人也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无所畛域

汎汎然無所在 疏 汎汎普徧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濟群生汎愛平等譬東西南北曠遠無窮量若虛空豈有畛界限域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掩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 疏 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

懷庶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赦而接承扶翼者也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萬物爲方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方也萬物一齊

孰短孰長莫不皆足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鳧鶴長短分足性齊道无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疏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不恃其成成無常處疏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成也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順時豈執守形骸而拘持名位耶年不可舉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時不可止

欲止之使停又不可疏夫年之夭壽時之賒促出乎天理蓋不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令住俱當任之未始非我也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前無勞措意也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疏前來所辨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方論萬物之玄理者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耳疏夫生滅流謝運運不停其爲迅速如馳如驟是尤百年倏忽何足介懷也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故不可執而守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過隙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

也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任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爲與不爲何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自化疏若使爲與不爲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起斯問遲以所疑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疏夫能知虛通之

道者必達深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己何外物之能害哉以荅河伯之所疑次明至道之可貴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爲四序所侵不爲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可逃也疏所以傷不能傷者正言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可逃處之而常適也寧於

禍福安乎命之所遇疏盜安也禍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謹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己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舍之有時雖復順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人之所爲者在外故大宗師云知天內外之分皆非爲也疏天然之性韞之內心人事所順涉乎外跡皆非爲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疏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恣人任知則流蕩天性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

得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疏此眞知也位居處也運眞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爲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而寂者也蹢躅而屈伸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疏蹢躅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汚隆或屈或伸曾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逗機宜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疏雖復混跡人間而心恒凝靜常居樞要而反本還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曰何謂天何謂人疏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人之道庶希後答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疏 夫牛馬稟於天自然有四脚非關人事故謂之天羈勒馬頭貫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辯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

疏 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乃穿馬絡牛乖於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僞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 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

疏 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駑勵驥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

无以得殉名 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 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若以有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性命喪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眞在性分之內

疏 夫愚智夭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眞性者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蹞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疏 憐是愛尚之名蹞是一足之獸其形如詖足似人脚而迴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海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蹞昔黃帝伐蚩尤以蹞皮冒鼓聲聞五百里也蛇百足蟲也蹞則以少企多故憐蛇蛇則以有羨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風則以闇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憐

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無勞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夔等之麄事以明天機之妙理又解憐哀愍也夔以一足而跳躑憐蚿衆足之煩勞蚿以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愍風無質而冥昧風以飄颻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著目以在外而明顯憐心處內而闇塞欲明物情顛倒妄起哀憐故託夔蚿以救其病者也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疏 踔踔跳躑也我以一足跳躑快樂而行天下簡易無如我者今子驅馳萬足豈不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發此疑問庶顯天機也

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疏 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而下其數難舉今蚿之衆足乃是天然機關運動而行未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噴唾夔以人情起問蚿以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也

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

疏 蚿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發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

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弃知慮魄然忘其所爲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 疏 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疏 脅肋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皷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荅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蹢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群才之所爲使群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疏 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撓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蹢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厦爲之飛揚櫟社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跡揚波混愚智於群小之間泯是非於囂塵之內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同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蹢亦有作鰌字

者鰌藉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

疏 輟止也宋當爲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剋與陽虎同暴匡邑剋時復與孔子爲御匡人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顏剋爲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興兵圍繞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 娛樂也匡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憂也怪夫子憂虞而絃歌不止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

求諱

疏 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而實無窮諱也

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

疏 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恣其分內故無窮塞當桀紂之時而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也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

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安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處安息也雖匡陳羑里無異於紫極閒堂也疏制分限也告勅子路令其安心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

辭而退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關陽虎故將帥甲士前進拜辭遜謝錯誤解圍而退也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疏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德猒藏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爲同離同爲異可爲不可然爲不然難百氏之書皆困窮衆口之辯咸屈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常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忽逢莊子猶若

井蛙也今吾聞莊子之言汪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聞莊子之言汪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緘其口更請益於魏牟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

跗還虾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疏公子體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辯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歎息而嗤笑舉蛙鼈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埳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塼也跗脚趺也還顧視也虾井中赤蟲也亦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塼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趺沒足顧瞻蝦且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疏 擅專也跱安也蛙呼鼈爲夫子言我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埳井之樂天下至足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涉夫子何不暫時降步入觀下邑乎以此自多矜夸於鼈也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 繫拘也埳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理不可容故右膝纔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疏 逡巡從容也七尺曰仞鼈既左足未入右膝以拘於是逡巡却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爲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爲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度以埳井爲至無乃劣乎 禹之

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疏 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移變改也堯遭洪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歲之間七歲遭旱而旱崖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是明滄波浩汗溟渺深宏不爲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乎 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東海之大樂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以小羨大故自失 疏 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埳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鼈之談茫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驚而

自失也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篤仁義之行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逢海鼈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効疏商蚅馬蚊也亦名商距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眞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蚊子負於山商蚅馳於河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疏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

耶祇可辯析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爲道豈非坎井之蛙乎此結譬也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疏跐踰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大通應跡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旱蒼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奭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疏規規經營

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辯索眞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遠矣譬猶以管窺天詎知天之濶狹用錐指地盜測地之淺深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錐管智力優劣如此之懸既其不如宜其速去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以此効彼兩失之

疏 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都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都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己効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而還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疏 莊子道冠重玄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無得理若使心生

企尚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此合喻也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疏 呿開也逸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過視聽之表復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體奔馳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疏 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楚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爲而寄跡綸釣楚王知莊生賢達屈爲卿輔是以齎持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之也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

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疏龜有神異故刳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盛之以笥覆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全生遠害曳尾於泥塗之中豈欲刳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耶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敖然而不顧之矣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疏大夫率性以荅莊生適可生而曳尾不能死而留骨也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疏莊子保高尚之遐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雉之養性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無爲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疏姓惠名施宋人爲梁惠王之相惠施博識贍聞辯名析理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子才高德大王必禮之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欲代之言也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整旅疏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爲實録心靈恐怖慮有阽危故揚兵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中尋訪莊子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

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疏）鵷雛鸞鳳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實也醴泉泉甘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惠施恐莊子奪己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見之爲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溟海不停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凡徠之鳶偶得臭鼠自美其味仰嚇鳳凰譬惠施滯溺榮華心貪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疏）鴟以腐鼠爲美仰嚇鵷雛惠以國相爲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疏）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之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爲梁亦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疏）儵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栖於陸各率其性物皆逍遙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疏）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

不知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本宗給辯以難莊子曰請循其本疏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弃初逐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

所樂未足稱妙耳疏子曰者莊子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足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鑒照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論之大體也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郭象注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爲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疏）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爲據處就樂所下者貧賤夭惡也（疏）貧窮卑賤夭折惡名世間以爲下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疏）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俗以不得爲苦既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爲形體豈不甚愚癡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疏）夫富豪之家勞內其形者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知足而已神苦思馳騁身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疏）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

而已（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獻可替不勞形怵心無時暫息其爲形也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惛闇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爲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適當故不周濟（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疏）蹲循猶順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强諍必遭刑戮也

故夫齊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无有哉故當緣督以爲經也（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邪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淥爲心以色聲爲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疏誣誣趣死貌也已止也舉世之人群聚趣競所歡樂者無過五塵貪求至死未能止息之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而而恣物耳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爲上樂而莊生體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果有樂无有哉吾以无爲誠樂矣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疏以色聲爲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以莊生言之用虛澹無爲爲至實之樂又俗之所

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俗以鏗鎗爲樂美善爲譽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金鎗玉爲上樂用美言佞善爲令譽以無爲恬澹寂寞虛夷爲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爲樂至譽以無譽爲譽也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爲可以定是非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疏夫有爲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定矣無爲虛澹忘是忘非既無是非而是非定者也至樂活身唯无爲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可以養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爲近在其中者矣請嘗試言之天无爲以之清地无

爲以之盈皆自清盈耳非爲之所得故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爲之則有時而滯也 疏 天無心爲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爲盈而自然盈靜故天地無爲兩儀相合昇降災福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爲之即不能已芒乎芴乎而无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無有爲之象 疏 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難測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殖皆自殖耳 疏 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生耳尋其源流從無爲種植既無爲種植豈有爲耶故曰天地

无爲也而无不爲也若有爲則有不濟也人也孰能得无爲哉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 孰誰也也夫天地昇降生化而無不爲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耽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爲哉言能之者乃至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疏 莊惠二子爲淡水素交既有死亡理須往弔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箕踞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爲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樂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疏 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乖於人理足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槩然 疏 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槩然驚歎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无生也而本無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 疏 莊子聖人妙達根本故觀察初始本自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無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

秋冬夏四時行也 疏 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爲生自有還無變而爲死而生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閒也且遣累也 疏 夫息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閒譬彼炎凉何得隨而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盆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

疏 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聲也謂骨聲挺特以遺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爲叔也冥闇也伯長也崑崙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爲物長崑崙玄遠近在人身上壥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 疏 蹶蹶驚動貌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蹶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 相與觀化貴在虛忘蹶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 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穢累也非眞物者也

死生爲晝夜 疏 以生爲晝以死爲夜故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疏 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化及我斯乃是當待終有何嫌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 疏 之適也髐然無潤澤也撽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

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疏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致使夭折性命而骸骨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疏爲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耻遺媿父母羞見妻孥慚醜而死於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疏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粮乏盡患於飢凍死於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疏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之壽終

於天命卒於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疏覩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莊子曰然疏然許髑髏欲其死說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過也疏夫死者魂氣昇于天骨肉歸乎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盜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疏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疏深矉蹙頞憂愁之貌也既

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矉愁矉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爲生人之勞而弃南面王之樂耶顏

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子憂色所由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亡其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疏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汲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爲

譬也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疏）夫人稟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鳧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逗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爲瑞臧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此臧文仲用爲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疏）夫韶樂太牢乃美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此以己養養

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疏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以己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疏壇陸湖渚也鰌泥鰌也鮒白魚子也委蛇寬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己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

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疏奚何也譊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爲乎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攙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爲樂疏攙拔也從傍也禦冠困於行李食於道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却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爲死以死爲生列子則以生爲生以死爲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爲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汝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疏汝欣冥冥冥果有

怡養乎我悅人倫人倫決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勝計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得水則爲䖍疏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疏鼃蠙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衣也生於陵屯則爲陵舄疏屯阜也陵舄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陸即變爲車前也陵舄得鬱棲疏鬱棲糞壤也陵舄既老變爲糞土也則爲烏足疏糞壤復化生烏足之草根也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疏蠐螬蝤蛴蟲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恒故根爲蠐螬而

葉爲胡蝶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疏鴝掇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疏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爲斯弥之蟲斯彌爲食醯疏酢甕中蟻蠓亦爲醯雞也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疏軦亦蟲名瞀芮生乎腐蠸疏瞀芮蟲名腐蠸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蟲並草名也生青寧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青寧生程

疏亦蟲名也程生馬馬生人疏末詳所據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爲無識或無識變爲無識或有識變爲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

南華眞經注疏卷第六

南華眞經注疏卷第七

金澤文庫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郭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疏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脩短及貧富貴賤愚智窮通一豪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於分外爲已事務也一生命之所鍾者皆智慮之所無奈之何也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

疏物者謂資貨衣食旦夕所須夫順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九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之矣

有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守形太甚故生亡也

疏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懷於其間

疏生死去來委之造物妙達斯原故無所惡

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疏夫壽夭去來非已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貪多資貨厚養其身妄謂足以存生深可悲歎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疏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足以存生

則世奚足爲哉莫若放而任之

疏夫馳逐物境本爲資生生既非養所存故知世間物務何足爲也

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疏分外之事不足爲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爲也夫目見耳聽足行心知者稟之性理雖爲無爲故不務免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

日新則性命盡矣 疏 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爲養形者無過棄却世間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無憂累則合於正真平等之道平正則冥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玄妙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 疏 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遺忘故棄世事則形逸而不勞遺生涯則神凝而不損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俱不爲也 疏 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宁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復本還原形神全固故與玄天之德爲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 疏 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與天地合德者群生之父母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 疏 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反於未生之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移者遷轉之謂也夫者故能隨變任化而與物俱遷也 疏 移者遷轉之謂也夫不勞於形不虧其精然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也 疏 相助也夫遣道之又遣乃曰精之又精是以反本還元輔於自然之道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虛故能御群實 疏 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二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詢之也窒塞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燿潛伏行世混跡同塵不爲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本亦作空字 蹈火不熱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慄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疏冥於寒暑故火不能災於高卑故心不恐懼請問何以至於此疏總結前問意也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疏夫不爲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氣養於恬淡之心而致之也非關運役心智分別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列居予語汝疏命禦寇令復坐我告汝至言也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疏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是聲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絕視絕聽者故能超貌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常遊於極疏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故能變化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本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疏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控馭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疏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淡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而藏乎无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疏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用此混

沌而爲紀綱故聖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疏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是造化物固以終始爲造化也而聖人放任乎自然之境敖遊乎造化之場壹其性飾則二矣疏率性而動故不二也養其氣不以心使之疏吐納虛夷故愛養元氣合其德不以物離性疏抱一不離故常與玄德冥合也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造於自爾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物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疏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曾無間郤故

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遇物而不慴疏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況聖人任獨無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劒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乘車忽然顛墜雖復困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凝全既而乘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遇於外物而情無慴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而況得全於天乎疏彼之醉人因於困酒猶得暫時凝淡不爲物傷而況

德全聖人冥於自然之道者乎物莫之傷故其宜矣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不關性分之外故曰藏疏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光塞智於自然之境故物莫之傷矣復讎者不折鏌干夫干將鏌鋣雖與讎爲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疏此第二諭也干將鏌鋣並古之良劒雖用劒殺害因以結讎而報讎之人終不瞋怒此劒而折之也其爲無心故物莫之害也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疏飄落之瓦偶爾傷人雖忮逆褊心之夫終不怨恨爲瓦是無心之物此第三諭也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故无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無情之道大矣疏夫海內清平遐荒靜息野無攻戰之亂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由此無爲之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疏郭注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開天者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智御世爲害極深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疏常用自然之性

不厭天者也任智自照於物斯不忽人者也民幾乎以其眞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疏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用既而人天無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真蒼生無僞者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疏痀僂老人曲脊之貌承蜩取蟬也掇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籟之中遇老公以竿承蟬如俛拾地芥一無遺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疏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荅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疏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蜩時經半歲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多疏時節猶久累丸徵多所承之蜩十失其一也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疏累五丸於竿頭一無墜落停審之意遂到於斯是以承蜩蟬猶如俛拾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疏拘謂斫殘枯樹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疏二儀極大萬物甚多而運智用心唯在蜩翼蜩翼之外無他緣慮也吾不

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遺彼故得此（疏）反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靜萬物雖衆不奪蜩翼之知是以事同拾芥何爲不得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丸乘蜩妙凝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痀僂丈人之謂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疏）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栝因以爲名在宋國也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捉也顏回嘗經行李濟渡斯淵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其便辟機巧妙若神鬼顏回怪之故問夫子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疏）顏回問可學否荅曰好游涉者數習則能夫物雖禀之自然亦有習以成性者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謂能鶩沒於水底）（疏）注云謂鶩沒水底鶩鴨子也謂津人便水沒入水下猶如鴨鳥沒水因而捉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疏）好游於水數習故能心無忌憚忘水者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疏 好水數游習以成性遂使顧視淵潭猶如陵陸假令舟之顛覆亦如車之却退於阪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

疏 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關懷抱既不忘水豈復勞心

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閒暇也

疏 率性操舟任眞游水心無矜係何往不閑豈唯操舟學道亦爾但能忘遣即是達生

憚以黃金注者殪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疏 注射也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鉤帶賭者以其物稍貴恐不中埁故心生怖懼而不着也用黃

金賭者既是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忘遣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則巧勗諸學者幸志之焉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疏 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爲重於外物故心有所矜只爲貴重黃金故內心昏拙豈唯在射萬事亦然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學生者務中適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

疏 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賢懷道者也周公之徧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威也素聞祝賢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遊學未知何所聞乎有此咨疑庶稟其術

田開之曰開

之操拔籌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疏）開之謂祝腎爲夫子拔籌掃帚也言我操提掃帚參侍門戶灑掃庭前而已亦何敢輙問先生之道乎古人事師皆擁籌以充役也威公曰田子无讓寡人願聞之（疏）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疏）我承祝腎之說養生譬之牧羊鞭其後者令其折中威公曰何謂也（疏）未悟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

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疏）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齒長老而形色不衰久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有張毅者高門縣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疏）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薄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謁趨走慶吊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

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 疏 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疏 注云入既入矣而又入而又藏之偏滯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爲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 仲尼曰无入而藏 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 疏 陽顯也出於處此單豹也 無出而陽 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是過於出也 疏 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之偏滯於出此張毅也 柴立其中央 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疏 柴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達生十九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名極而實當也 疏 夫因名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己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爲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疏 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不敢輕行彊盛卒伍多結徒伴斟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疏 衽衣服也夫塗路患難十殺其一猶相戒慎不敢輕行況飲食之間不能將節衽席之上恣其淫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世皆然深爲罪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 疏 祝祝史也如今太宰六祝

官也玄端衣冠筴圈也彘豬也夫饗祭宗廟必有祝史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未祭之間臨圈說彘說彘之文在於下也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豫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冗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疏豢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飾之俎也說彘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好食■齊誡以潔清藉神坐以白茅置汝身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

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間人獸也疏措置也豚畫飾也楯筴車也謂畫轓車也聚僂棺槨也爲彘謀者不如置之圈內食之糟糠不用白茅無勞彫俎自爲謀則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尊死則置於棺中載於楯車之上則欲得爲之爲彘謀則去白茅彫俎自爲謀則取於軒冕楯車而異彘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癡非達生之性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疏公即桓公小白也畋獵於野澤之下而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管之手問之荅曰

臣無所見此章明凡百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日不出 疏 誒詒是懈怠之容亦是數悶之貌既見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公反誒詒爲病數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疏 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病來問之云公妄係在心自遭傷病鬼有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 疏 夫人忿怒則滀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不歸於身則心虛弊犯神道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身當心則爲病 疏 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中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之宅故忿當身心則爲病

柏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疏 公問所由荅言有鬼

沈有履竈有髻 疏 沈者水下泥之中有鬼曰履竈神其狀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疏 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 疏 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倍阿鮭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帶劒持戟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 疏 豹頭

馬尾名曰洪陽水有罔象疏注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名曰罔象

丘有峷疏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山有夔疏大如牛狀

如鼓一足行也野有彷徨疏其狀如蛇兩頭五彩澤有委蛇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疏桓公見鬼本在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狀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疏

達生十九

蹶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爲霸主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論不終日而情抱豁然不知疾病從何而去也紀渻子爲王養鬬

雞疏姓紀名渻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爲齊王養雞擬鬬也此章明不必稟生知自然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

憍而恃氣疏養經十日堪鬬乎荅曰始性驕矜自恃意氣故未堪也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疏見聞他雞猶相應和若形

聲影響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疏顧視速疾意氣彊盛心神尚動故未堪也十日又問曰幾矣

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疏幾盡也都不驕矜心神安定雞雖有鳴以無變慴養雞之妙理盡於斯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

矣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疏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

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

疏呂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離石有黃河縣絕之處名呂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八尺曰仞計高二十四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名高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黿者似鼈而形大鼉者類魚而有脚此水瀑布既高流波峻駛遂使激湍騰沫四十里至於水族尚不能游況在陸生如何可涉見一丈夫游之以

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

疏激湍沸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數百

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疏塘岸也既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逍遙敖遊岸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

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從而問之我謂汝爲鬼神審觀察乃人也汝能履深水頗有道術不乎曰亡吾无道疏荅云我更無道術直是久游則巧習以性成耳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疏我初始生於陵陸遂與陵爲故舊也長大游於水中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憚恣情放任遂同自然天命也與齊俱入與汨俱出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疏湍沸旋入如磑心之轉者齊也回復騰漫而反出者汨也既與水相宜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汨曾不介懷郭注云磨翁而入者關東人喚磑爲磨磨翁而入是磑鉦轉也從水之

道而不爲私焉任水而不任已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輒懷違拒從水尚爾何況唯道是從乎此吾所以蹈之也疏更無道術理盡於斯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疏未開斯旨請重釋之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疏此之三義並釋於前無勞重解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似人所作也

疏 姓梓名慶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號鐻者樂器似夾鍾亦言鐻似虡形刻木爲之彫削巧妙不類人工見者驚疑謂神鬼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 疏 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汝何道術爲此鐻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疏 梓荅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爲鐻之時未嘗輒有攀緣損耗神氣必齊誡清潔以靜心靈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疏 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平賞罰官爵利祿如斯之事並不入於情田 齊五日不

敢懷非譽巧拙 疏 齊日既多心靈漸靜故能非譽雙遣巧拙兩忘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无公朝 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 疏 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潔既久情義清虛於是百體四肢一時忘遣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意於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 其巧專而外滑消 性外之事去也 疏 滑亂也專精內巧之心消除外亂之事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必取材中者也 疏 外事既除內心虛靜於是入山林觀看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爲鐻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

則止而不爲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疏機變雖加人工木性常因自然故以合天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也疏所以鏁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此章明順理則巧若神鬼性乖則心勞而自拙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疏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莊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莊公以爲組繡織文不能過此之妙也使之鉤百而反疏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疏少時之須馬困而敗公問顏生何以知此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疏荅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知必敗也非唯車馬萬物皆然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疏旋規也規圓也稽留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蓋用規矩手隨物化因物施巧不稽留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疏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

靈臺凝一而不桎梏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適耳

疏夫有履有帶本爲足爲要今既忘足履帶理當閑適亦猶心懷憂戚爲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

疏外智凝寂內心不移物境虛空外不從事乃契會真道所在常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

疏始本也夫體道虛忘本性常適非由感物而後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往不歡也斯乃忘適之適非有心適

有孫休者

疏姓孫名休魯人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疏踵頻也詫告也歎也不能述道而怨迍邅頻來至門而歎也姓扁名子慶魯之賢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詣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於危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逢歲不熟禾稼不收勉朝廷以事君不遇聖明不縻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賓棄有何罪於上天苟遇斯之運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

其肝膽遺其耳目闇付自然也疏夫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藏之肝膽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空靜無纖介於胷臆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眞性皆塵垢也逍遙乎无事之業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疏芒然无心之貌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逍遙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於囂塵之表涉事無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是謂爲而不恃率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疏接物施化不恃藉於我我勞長養黎元豈斷割而從已事出老經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疏汝光飾心智驚

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汙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擔揭日月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耀以蒙養恬哉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无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疏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塗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偕於人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子宜速往無勞辭費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疏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間子慶嗟嘆也生何爲歎乎疏扁子門人問其嗟嘆所以扁子曰向

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疏孫休頻來踵門而詫述已居世坎軻不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疏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來詣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生之嘆終成虛假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

於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疏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侯濫賞饗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各有所便也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鵷以鍾鼓也彼又惡能无驚乎哉

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疏）鷇小鼠也鶚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之人應須款曲啓發其事令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鼠以大車娛鶚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郭象　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疏）既同曲轅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疏）舍息也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疏）門人呼莊子爲夫子也豎子童僕也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

此未免於累竟不處疏言材者有爲也不材者無爲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茲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斯患累也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虛通而浮遊於代爾疏訾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材故毀譽之稱都失也與時俱化疏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遣玄之又玄而无肯專爲疏言既妙遣中一遠超四句豈復諂情毀譽感意龍蛇故當世浮沉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爲一物也一上一下以和爲量疏言至人能隨時上下以和

同爲度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疏以大和而等量遊造物之祖宗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疏物不相物則無憂患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疏郭注云故莊子亦處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疏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如前也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剉傷尊貴者又遭議疑世情險陂何可必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剉也自尊財物物不堪辱反有議疑也有爲則虧賢則謀疏虧損也有爲則損也賢以志高

為人所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疏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悲夫弟子志之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疏言能用中平之理其為道德之鄉也市南宜僚見魯侯疏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君謂周公伯禽也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疏離散也居安居也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疏言敬鬼尊賢之法其法未除也夫豐狐文豹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悅澤故為人利也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旦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疏戒慎也隱約猶斟酌也旦明也胥皆也言雖飢渴猶斟酌明旦無人之時相命於江湖之上扶疎草木而求食也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疏）機辟罝罘也言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罝罘之患者更無餘罪直是皮色之患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自化也（疏）刳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洒心忘智也去欲息貪也無人之野謂道德之鄉也郭注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疏）言去魯既遥名建立無爲之道德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疏）

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懷道民亦還淳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疏）義宜也將行也猖狂妄行（疏）猖狂無心也妄行混跡也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疏）道方也猖狂恣任混跡妄行乃能蹈大方之道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始處之（疏）郭注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也（疏）捐棄也言棄俗與無爲至道相輔導而行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

奈何真謂欲使之南越疏迷悟性殊故致魯越之隔也市南子曰君无形倨形倨蹲嶷之謂疏勿恃高尊形容倨傲无留居留居滯守之謂疏隨物任運無滯榮觀以爲君車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爲鄰吾无糧我无食安得而至焉疏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足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疏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疏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上善之

之江遊大道之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之遠也疏窐知窮極哉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疏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民反真自守素分崖分也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疏自從也君從此情高道德玄遠也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之以爲已私也疏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爲我已有深成病累也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疏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鬼尊賢矜人恤衆爲民驅役窐非憂患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

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疏郭注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疏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雜之方舟而濟於河疏兩舟相並曰方舟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疏褊狹急也不怒者緣舟虛故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疏惡聲罵辱也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疏虛己無心也北宮奢大夫也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疏鍾樂器名也言爲鍾先須設祭所以爲壇也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疏上下調八音備故曰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疏慶忌周王之子周之大夫言見鍾壇極妙怪而問焉奢曰一之間无敢設也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

益事也 疏 郭注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還用其本性也 疏 郭注云還用本性 侗乎其无識任其純朴而已 疏 侗乎無情之貌任其淳朴而已 儻乎其怠疑無所趣也 疏 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狐疑思慮之事並已去矣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無所忻說 疏 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來亦不迎送此下各任物也又芒昧恍忽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也 疏 百姓懷來者未防禁而去者亦無情留止也 從其彊梁順乎梁也 隨其曲傳無所係也 疏 傳張戀反剛強難賦者從而任之

人情曲傳者隨而順之 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 疏 因任百姓各窮於其所情也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當故無損 疏 雖設賦斂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略無挫損者也 而況有大塗者乎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疏 途道也直致任物已無挫損況資大道神化無爲三月而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疏 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陳蔡二國之間尼父徒衆既多陳蔡之人謂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餒七日不起火食窘迫困苦也 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自同於好惡而聖人無好惡也疏太公老者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是也尼父既遭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近死乎荅云如是曰子嫌惡乎荅云如是也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翂翂翐翐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侶不敢先起棲必戢其翅翼迫引於羣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常從容處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於隨物而已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啄隨行必依次叙是故

其行列不斥與羣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棄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禍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害也疏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衒才智其義亦然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患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異愚俗修瑩身心顯他汙染昭昭明察炫燿已能猶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隳敗也夫自取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隳敗名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衆成故還之（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推功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乎道流而不明昧然而自行耳（疏）道德流行徧滿天下而韜光匿耀故云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勵之（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不勵其名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疏）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也削迹捐勢不爲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疏）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疏）爲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譴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寂泊無懷乃至人也（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聖哲何爲喜好聲名者邪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取於棄人間之好也（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遊捨去弟子离析徒衆獨逃山澤

之中損縫掖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蓋寄爲鳥獸所不畏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疏）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群鳥獸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疏）姓桑名雽隱者也孔子爲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遺魯君間構魯君因而被逐宋是殼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被用故偁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爲如此耶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財帛也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疏）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爲財布然亦以爲財則少財以爲累重則多累輕少負多不知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

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疏寶璧利合也赤子■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遠耳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疏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天屬也皆爲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也見削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翱翔閑放逍遙自得絕有爲之學棄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敬愛日加進益焉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命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疏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終用此眞教命大禹令其戒慎依語遵行故桑雽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冷曉也舜將真言曉示大禹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不

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 疏 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任朴而直前也 疏 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假文迹而待用飾其形性哉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朴素而足 疏 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緣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疏 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爲服而補之緣履帶也亦言腰帶也履穿故以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著破履正腰帶見魏王王見其顦顇故問言先生何貧病如此耶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猱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睥睨也 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 疏 柟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攀蔓猶把捉也長王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逢蒙羿之弟子也睥睨猶斜視字亦有作眄字者隨字讀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猨得直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彎弓乎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

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疏柘棘枸枳並有刺之惡木也夫援得有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悲悼而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世亦須如然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疏此合諭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興盛於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異日明鏡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无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疏猋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遭陳蔡之困不廢無爲故左手擊槁木右手凭枯枝怡然自得歌猋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惟打木窗有於宮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者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疏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虞度謂言仲尼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己身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之曰回无

受天損易唯安之故易无受人益難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祿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

无始而非卒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疏卒終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皆自然

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迹之言也若至凝理處皆是自然故不二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疏夫大聖虛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

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

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桎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盈四時轉變運動萬物發泄氣候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

疏偕俱也逝往也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

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

疏夫爲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爲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

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爲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而取之疏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通四方凝照九表既靡好爵財德无窮萬物利求是其宜也吾命其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茲外德救彼蒼生非瓦石形質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疏夫賢人君子尚不爲盜竊況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於爵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之速疏鷾鴯燕也實食也智略處所不是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遠飛出假令銜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疏襲入也燕子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災危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猒故得久視長全社稷存焉爾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猒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疏聖德遐被群品樂推社稷之存故其宜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

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覺其變疏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群方運轉不停新新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邪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既其無終與始則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九所謂天皆明人倫萬物不爲而自然人疏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爲也豈是能有之哉若謂所有則非自然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達死生之爲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汎乎無始任變而終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疏雕陵栗園名也樊藩也謂遊於栗園藩籬之內也運負也感觸也顙額也異常之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突著莊生之額仍棲栗林之中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殺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疏）殺大也逝往也躩步猶疾行也留伺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莊生怪其如此仍即起意規求既而舉步疾行把彈弓而伺候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疏）搏捕也真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茲蔭庭不覺有身有螳蜋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見異鵲異鵲從螳蜋之後利其捕蟬之便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真矣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爲利者恆相爲累（疏）既覩蟬鵲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言噫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二類相召也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鵲俱世物之徒利害相召必其然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誶問之也（疏）捐棄也虞人掌栗園之虞候也誶問也既覺利害相隨棄彈弓而反走虞人謂其盜栗故逐而問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疏）莊周見鵲忘身被疑盜栗歸家愧恥不出門庭姓藺名且莊子弟子怪師頃來閉戶所以從而問之莊周曰吾守

形而忘身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疏）我見利徇物愛守其形而利害相召忘身者也既覩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謂因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情合真猶存反照之道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疏）莊周師老聃故稱老子爲夫子也夫達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既遊彼雕陵被疑盜栗輕犯憲網悔責之辭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疏）意在異鵲遂忘栗林之禁令斯忘身也字亦作眞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栗是成身恥之厚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人隱身卑位遨遊末國養性滌園豈迷目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邪蓋欲評品群性毀殘其身耳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疏）姓陽名朱

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第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郭象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疏）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父也姓谿名工亦魏之賢人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无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无擇稱之（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頻當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文侯曰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疏）居在郭東因以爲氏名順子子方之師也既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無假也（疏）所謂眞道人也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疏）雖復貌同人理而心契自然也虛緣而葆眞虛而順物故眞不失（疏）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恬守眞宗動而常寂

清而容物夫清者患於大絜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疏郭注云清者患於大絜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己而物邪自消疏出間無道之物斜僻之人東郭自正容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无擇何足以稱之疏師之盛德深玄若是無擇庸鄙何足稱揚也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疏儻然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據自然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侍之臣與之語話歎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始吾以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其近吾所學者眞土梗耳非眞物也疏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爲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遂使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土人而已逢雨則壞並非眞物土梗者土人也夫魏眞爲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疏既聞眞道隳體坐忘故知爵位壇土適爲憂累耳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

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疏）姓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也中國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聞温伯雪賢人請欲相見温伯不許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禮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疏）温伯至齊反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疏）蘄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我今還魯復來求見必當別有所以故欲感動我來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疏）前後見客頻自

嗟嘆温伯僕隷怪而問之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槃辟）其步逶蛇其迹（疏）槃跪揖讓前却方圓逶迤若龍槃辟如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是以歎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父之教子夫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歎之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

不言何邪疏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問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疏擊動也夫體悟之人忘言得理目裁運動而玄道存焉無勞更事辭費容其聲說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疏奔逸絕塵急走也瞠直目貌也滅塵迅速不可追趂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爲人所信未曾親比而與物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衆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逸絕塵也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疏

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由虛心順物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夷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變易變易生滅深可哀傷而以生死哀之次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皆可見也

疏 夫夜暗晝明東出西入亦由人入幽出顯死去生來故知人之死生譬天之晝夜以斯寓比亦何惜哉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

疏 趾足也夫人百體稟自陰陽目見足行資乎造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故知死生非關人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

疏 見日出謂之存覩日入謂之亡此蓋凡情之浪執非通聖人之達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疏 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死顯謂之生日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死邪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

疏 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崖分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唯當端然待盡以此終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亦當任也

效物而動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終

自無心者也

疏 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物動而動自無心也

疏 變化日新泯然而無間隙也

疏 隨之不見其後

薰然其成形

薰然自成又奚爲哉

疏 薰然自動之貌薰然稟氣成形無物使之然也

知命不能

規乎其前仁以是日徂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疏徂往也達於時變不能預作規模體於日新是故與化俱往也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疏孔丘顏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臂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牢執固守不能暫停把臂之間欻然已謝新既行矣故以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疏殆近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所見者變故日新者也顏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著也彼之故事於今已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耳謂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覆尋馬已過去亦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矣故知新新不住運運遷移耳吾服汝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疏復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今已謝吾復思之亦竟忘失汝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疏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汝者抑亦在吾汝之思吾故事亦滅雖然汝

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吾尚在斯有不忘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何患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寂泊之至孔子便而待之

疏既新沐髮曝之令乾凝神寂泊慹然不動搖若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敢往觸遂便徙所消息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

疏俄頃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爲眩燿忘遣形智信是聖人既而離異於人遺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初未有而欻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

疏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道爲物之初也遊心物初則是凝神妙本所以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也

孔子曰何謂邪

疏雖聞聖言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疏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爲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辨爲其無法可辨辨之則乖其體知之則喪其真是知至道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

嘗爲汝議乎其將

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疏 夫至理玄妙非言意能詳試爲汝議論陰陽將擬議大道雖即仿象未即是眞矣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言其交也 疏 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 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爾 疏 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叙炎涼紀綱庶物而各自化故莫見綱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 未嘗守故 疏 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徙新新不住故曰有所

爲也 而莫見其功 自爾故無功 疏 玄功冥濟故莫見爲之者也 生有所乎萌 萌於未聚也 疏 萌於無物 死有所乎歸 歸於散也 疏 歸於未生 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 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疏 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爲萬物之宗本乎夫物云云必資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 疏 請問游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是復有何功力也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

之至人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疏夫證於玄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而遊心無樂之樂者可謂至極之人也孔子曰願聞其方疏方猶道也請說至美至樂之道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變也疏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疏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者生崖之事也而死生無變於已喜怒豈入於懷中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愈不足以介懷也疏夫天地萬物其體不足患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爲塵垢死生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不能滑亂而況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疏夫舍棄僕

隷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喪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縣解

疏 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誰復累心唯當修道達人方能解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疏 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齊三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盛談至言以修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遣於言說而免於修爲者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无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

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疏 不脩不爲而自得也 汋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由修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端拱巖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群品日用不知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修爲自然而已矣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疏 醯雞者甕中之蟣蠓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疏 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疏 醯雞醋甕中之蟣蠓每遭物蓋甕頭故不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事理若無老子爲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地之大全虛通之妙道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

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疏）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袖魯地必多無爲之學其人鮮矣莊子曰魯少儒（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莊子體知故譏儒少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疏）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據衣冠謬稱多儒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

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疏）句方也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本亦有作綬字者夫天負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凶履方屨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陸曳綬佩玦者事到而決斷是以懷道之人不必爲服爲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已之子今古有之是故莊生寓言辨說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敢犯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也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

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

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疏姓孟字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秦亡遂入秦國初未遭用貧賤飯牛安於飯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忘其賤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疏有虞舜也姓嬀氏字重華遭後母之難頻被躓頓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動天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疏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地土圖樣而畫師並至受君令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趨競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疏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儃儃寬閑之貌也內既自得故外不矜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就舍解衣箕坐倮露赤身曾無懼憚元君見其神彩

可謂眞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聊以卒歲疏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於太公也呂望未遭文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心施餌聊自寄此逍遥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竟無所求常釣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疏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常游渭濱卒歲而已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疏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宰輔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忍蒼生失於覆蔭故言無天也於是曰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顙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疏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佐云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鬚髯乘駁馬而蹄偏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駁亦有作騂字者隨字讀之也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疏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色多髯好乘駁馬駁馬蹄偏赤王之所夢乃是先君教令於王是以蹙然驚懼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疏此是先君令命

決定無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也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

法无更偏令無出疏君㠯契協遂迎丈人拜爲卿輔授其國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敕令無復出行也三年文王觀於國

則列士壤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鍥斛

不敢入於四境疏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列舍之館也庾六斗四升也爲政三年移風易俗君㠯履道無可箴規散却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以受諫書也亦言是諫士亨長官不顯其德遐邇同軌度量不入四境列士壤植散群則尚

同也所謂和其光同其塵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絜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鍥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

无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疏天下大同不競忠諫事無隅異則德不彰五等守分則四方寧謐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

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

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

无聞爲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疏俄頃之間拜爲師傅北面事之問其政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不應由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聞然呂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遁者

蓋莊生之寓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 疏 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 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疏 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汝宜寢默不勞譏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之間故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 列御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 盈貫謂溢鏑也 措杯水其肘上

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疏 禦寇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鏑也措置也禦寇風仙魯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而滿鏑左手如拒石置栝水於肘上言其停審敏捷之至也 發之適矢復沓 矢去也箭適去復軟沓也 方矢復寓 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疏 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前箭所謂擘括而入者箭方適埒未至于的復寄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言圓鏑重沓破括方全插孔復於寓角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之至 疏 象人木偶土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掘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疏 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

懷無心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疏）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汝也此是不射之射也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疏）前略陳射意此直欲彎弓逡巡猶却行也進謙也登峻聳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險之淵仍背淵却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若揖禦寇而謙之禦寇怖懼不能舉頭於是冥目伏地汗流至脚也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

神氣不變（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疏）揮斥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大空等量故能上闚青天下隱黃泉譬彼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臨彼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怵惕之心眼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於射之危殆矣夫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暢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孫敖三仕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吾始聞其言猶懷疑惑復察其貌栩栩自懽若爲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遣却其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達此去來故無憂色何有藝術能過人邪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我邪亡乎彼

曠然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己若在彼邪則於我爲失若在我邪則於彼爲失而彼我既其去同得喪於乎自泯也

方將躊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躊躇是逸豫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四顧謂無可無不可方將磅礴萬物揮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世留心貴賤之間乎故去之而無憂色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

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是以友其人也

仲尼聞孫叔敖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古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去在我非獨存也

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微極妙縱有智言之人不得辨說美色之姿不得濫濫盜賊之徒何能劫剥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已況爵祿乎疏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己況於爵祿豈復棲心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備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疏介礙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經乎太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己爲物故愈

有也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亡徵也疏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凡城是也三者爲不敬鬼尊賢養民也而楚大凡小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故也疏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惜耳天下

竟無存亡疏夫存亡者有心之得喪也既冥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郭象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无爲謂焉疏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弇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疏若汝也此明運知極心問道假設賓主謂之無爲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

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疏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爲尋思何所念慮則知至道若爲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三問而无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荅非無爲謂惜情不荅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疏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者疑似夷猶闋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焉狂屈曰唉予知

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疏唉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術反照之道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疏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无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疏眞者不知也似者中志也不近者以其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爲證也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疏致得也夫玄道不可以言得言得非道也德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疏夫上德不德若爲德者非至德也仁可爲也疏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之仁者適可有爲而已矣義可虧也疏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全也大全者生之而已矣禮相僞也疏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僞華藻亂德非眞實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

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疏）棄本逐末散樸爲澆道喪淳漓逮于行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華偽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疏）夫修道之夫日損華偽既而前損有後損無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爲也寂而不動無爲故無不爲也此引老經重明其旨今已爲物也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疏）倒置之類浮偽居心徇末忘本以道爲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

反本不難唯在大聖人耳生也死之徒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爲異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疏）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是生之本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乎聚散往來變化無定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患生於異（疏）夫氣聚爲生氣散爲死聚散雖異爲氣則同今斯則死生聚散可爲徒伴既無其別有何憂色故萬物一也（疏）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當歸一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

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疏 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為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為腥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為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聖人故貴一疏 夫體道聖人智周萬化故貴此真一而冥同萬境

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无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

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疏 彼無為謂妙體無知故真是道也此狂屈反照遣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黃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真道也狂屈逖聽聞此

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眞適可知玄言而已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

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叙各有明法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議論也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爲任其自爲而已

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生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

大聖不作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

疏夫大聖至人無爲無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之生成無爲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

疏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和混變化隨流或聚或散曾无欣戚今言百千萬者並舉其大綱數爾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

疏夫物或生或死斥方斥圓變化自然莫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哉

疏扁然徧生之貌也言萬物翩然隨時生育從古已來必固自有豈由措意而後有之

六合爲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

秋豪爲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

疏六合天地四方也獸逢秋景毛端生豪豪極微

細謂秋豪也巨大也六合雖大猶居至道之中豪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也疏世間庶物莫不浮沈升降生死往來不任運之不停新新相續未嘗守故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疏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次叙天然豈待爲之而後行之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則亡矣疏惛然如昧似無而有油然不形而神挈然有形則不神疏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油然無係不見形象而神用無方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疏亭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此之真

力是至道一根本也可以觀於天矣與天同觀疏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至道也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疏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形容端雅勿爲邪僻視聽純一勿多取境自然和理歸至汝身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度令無放逸汝之精神自來舍止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疏深玄上德盛美於汝無極大道居汝心中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疏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故事也心既虛夷視

亦平直故如新生之犢於事無求也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疏談玄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契道事等睡瞑於是被衣喜躍賛其敏速行於大道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疏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土無情直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者也疏媒媒晦晦息照遣明忘心忘知不可謀議非凡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自形若槁骸以下並被衣歌辭也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疏丞古之得道人舜師也而至道虛通

生成動植未知己身之內得有此道不乎既逢師傅故有咨請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疏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詮汝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道邪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疏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故云身非我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疏委結聚也夫天

地陰陽結聚剛柔和順之氣成汝身形性命者也故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洪有邪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疏 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化而成猶如蟬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 疏 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其所故行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疏 彊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 **孔子**

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疏 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承安居閑暇而詢問玄道也 **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 疏 疏瀹猶洒濯也澡雪猶精潔也而汝也掊擊打破也崖分也汝欲問道先須齋汝心迹戒慎專誠洒濯身心清靜神識打破聖智滌蕩虛夷然玄道宵冥難可言辯將爲汝舉其崖分粗略言之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 形本生於精** 皆由精以至粗 疏 倫理也夫

昭明顯著之物生於窅冥之中人倫有爲之事生於無形之內精智神識之心生於重玄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本生於精微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

疏 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胎生禽魚八竅而卵生稟之自然不可相易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

疏 皇大也夫以不來爲來者雖來而無蹤跡不往爲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

達四方大通萬物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疏 邀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真理者則百體安康四肢強健思慮通達視聽聰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無方所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疏 二儀賴虛通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聖人以斷之矣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疏夫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辭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爲也疏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沉默面牆不加其損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體故保而愛之也淵淵乎其若海容恣無量疏尾閭泄之而不耗百川注之而不增淵澄深大故譬玄道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巍巍疏巍巍者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邁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巍巍也終則復始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

新隨迎不得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疏夫運載萬物器量群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之者聖人君子之道此而非遠近在內心既不藉稟豈其外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疏有識無情皆稟此玄之道而玄功冥被終不匱乏然道物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非

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爲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處乎宇內遇值爲人曾無所係也

將反於宗不逐末也

疏既無偏執任置爲人故能反本還原歸於宗極

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直聚氣也

疏本道也喑噫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知生者聚氣之物也奚足以惜之哉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賒促詎幾俄頃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非桀而分別於其間哉

果蓏有理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疏在樹曰果在地曰蓏桃李之屬瓜瓠之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夫道譬彼果蓏有理存焉

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而不守宜過而過

疏遭遇軒冕從而不違既以過焉亦不留舍

調而應之德也偶調和庶物順而應之謂也

疏調和庶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偶對前境逗機應物聖道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而已

疏夫帝王興起俯應群生莫過調偶隨時逗機接物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乃不足惜也亦言日

疏白駒駿馬

也隙孔也夫人處世俄頃之間其爲迫促如馳駿駒之過孔隙欻忽而已何曾足云也 注然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 疏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滲是入死之狀言世間萬物相與無恒莫不從變而生順化而死 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滲然莫不入焉出入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死物不哀 人類悲之死類不悲 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悲哀之務非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 解其天弢墮其天袭獨脫也 疏弢囊藏也袭束囊也言人執是競非欣生惡死故爲生死束縛也今既一於是非志於生死故隳解天然之弢袭也 紛乎宛乎變化烟煴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爲用心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肉歸土神氣離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大歸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敗其形矣 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從無形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於無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 非將至之所務也務則不至 疏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復無形質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間近事非詣理至人之達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 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人凡類同共乎論 彼至則不

論悅然不覺乃至論則不至疏彼至聖之人志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論說之則不至於道明見无值闇至乃值疏值會遇也夫能閉智塞聰冥契玄理若顯明闇見則不會眞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疏夫大辯飾詞去眞遠矣忘言靜默玄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求多聞求不如於闇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矣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疏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莊子曰无所不在疏道無不徧在處有之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疏郭注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也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疏夫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謂道卑爾清高在瓦甓已嫌卑甚又聞屎溺故瞋而不應也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疏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稊稗固荅子之問猶未逮眞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稀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

疏 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之魁也則今屠卒也稀豬也凡今問於屠人買豬之法云履踐豕之股脚之間難肥之處愈知豕之肥瘦之意況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溺卑下之處有道則明清虛之地皆徧也

汝唯莫必无乎逃物 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

疏 無者無爲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汝唯莫言至道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爲周徧乎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明道不逃物

疏 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亦普徧無偏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 周悉普徧咸皆有道此重明至道不逃於物雖有三名之異其實理旨歸則同一也

嘗相與游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 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

疏 無何有之宮謂玄道處所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咸三者相與敖遊乎至道之鄉實旨既一同合而論冥符玄理故無終始窮極耳

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 此皆無爲故也

疏 此總歎周徧咸三功能盛德也既游至道之鄉又處無爲之域故能恬淡安靜寂寞清虛柔順調和寬閑逸豫

寥已

吾志寥然空虛疏得道玄聖契理冥眞性志虛夷寂寥而已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至矣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斯順之也疏語既寂寥故與無還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疏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由乎廖廓恣變化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閎是虛曠之貌謂入契會也言大聖之所如故不知也疏

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物物者與物无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疏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眞所謂際者也疏物情分別取舍萬端故有物我之交際也不際之際際也不際者雖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有物物之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不際之際者九鄙之滯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

爲積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疏）富貴爲盈貧賤爲虛老病爲衰殺終始爲本末生來爲積死去爲散夫物物者非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物也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君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知北遊二十二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疏）姓妸字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則後之人物耳二人同學於老龍吉老龍吉亦是號也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疏）隱憑也闔合也參開也亦排也學道之人心神凝靜閉門隱几守默而瞑荷甘既聞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疏）曝然放杖聲也神農聞吉死是以擁杖而驚覆思死不足哀故還放杖而笑

曰天知予僻陋慢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疏）夫子老龍吉也言其有自然之德故呼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爲狂也而師知我偏僻鄙陋慢詑不專故棄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至言斯絕無復談玄垂訓開發我心

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

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疏姓弇名堈隱者也繫屬也聞龍吉之士傍爲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豪端萬分之未一尚知藏其狂簡處順而亡況乎妙悟之人曾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玄志言契理者之至稀也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疏夫玄道虛漠妙體希夷非色非聲絕視絕聽故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而謂之冥冥猶非真道也於是泰

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疏泰大也夫至道宏曠恬淡清虛囊括無窮故以泰清無窮爲名也既而泰清以知問道無窮荅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可以言知求也又問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疏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乎其數如何請爲略述无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疏貴爲帝王賤爲僕隸約聚爲生分散爲死數乃無極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數而數也泰清

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疏至道玄通寂寞無爲隨迎不測無終無始故寄無窮無始爲其名焉無窮無爲弗知與知誰是誰非請定臧否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疏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乖道故粗淺而疏外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疏泰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真知誰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希也无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疏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以言說言說非道也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疏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色也乃曰形形不形也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疏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名之實所以名道而非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荅故

問道應道悉皆不知**道无問無應**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疏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文**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責空疏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強問之是責空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疏理無可應而強應之乃成殊外**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疏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太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內之智者可謂外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已身妙本者也**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若夫棲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疏崐崘

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高遠游涉深玄者矣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疏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窈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疏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審狀貌唯寂唯空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爲无**

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絶學之意也於道絶來矣故學之善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者其唯不學乎疏光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無喪有未能雙遣有無故歎亦乃無無四句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體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拈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疏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鉤腰帶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少而善鍛鉤行年八十而捶鉤彌巧專性凝慮故無豪芒之差失也鉤稱鉤權也謂能拈捶鉤權知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疏司馬惟其年老而捶鍛愈精謂其工巧別有道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無察也疏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此捶鉤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遂至於斯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無懷則物來皆應疏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鉤之用者假賴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夫假不用爲用尚得終年況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能成大用萬物資稟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

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疏姓冉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變化日新則無今無古古猶今也故荅云可知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疏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既遵應問還用應荅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疏昔日初咨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間情慮昧然暗晦敢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

且又爲不神者求邪思求更致不了疏先來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真無所求請故昧然闇塞也求邪者言不求也

无古无今无始无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爲無無矣是以无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也不得一爲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疏日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故知無未有天地之時者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無極疏言子孫相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

以死死生生者亦獨化而生耳疏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新未嘗假賴豈相因待故不用生生此死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間仲尼止令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死生有待邪獨化而足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自成體疏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

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疏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己於彼忘懷亭毒不仁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疏請夫子言

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聞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以心順形而形自化疏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隨物內心凝靜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使形疏內以緣通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物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曾不繫意也安與之相靡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靡順也所以化與不化悉安非將迎而靡順之疏任者爲不忤蒼生更相靡順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止疏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仁恩各止於分彼我無損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疏狶韋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明王也言无心順物之道乃是狶韋彷徨之苑囿軒轅敖遊之園圃虞舜養德之宮闈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所游而處之也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鞌也而況今之人乎鞌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疏鞌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天下之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況乎今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化之不亦宜乎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也疏處俗和光利而不害故不傷之也不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而已疏虛舟飄瓦大順羣生羣生樂推故勵不害唯无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疏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也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疏凡情滯執妄生欣惡忽覩高山茂林神皐奧壤則欣然欽慕以爲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也疏逆旅客舍也窮達之來不能禦扞哀樂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閑斯趣譬彼客舍爲物所停以妄爲眞深可悲歎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疏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禀素分不可強爲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蟻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

各有分也 疏 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能與不能稟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必固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疏 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惑情務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 皆自得也 疏 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爲無爲可爲故去爲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疏 見賢思齊捨己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

南華眞經注疏卷第七

賜蘆文庫